

明月听风 著
MING YUE TING FENG WORKS

替身娘子

下



一个是侠肝义胆，一个是侠骨柔情，
本是不羡鸳鸯不羡仙，谁知天妒有情人
一边是身世之谜，一边是宝藏之争，
凤宁顿觉事事皆难料，眼见竟然不为实

对凤宁来说，真亦假来假亦真，究竟应该相信谁的话？
而对于龙飞，爱情道义两难全，究竟要不要说出实情？

替身娘子

下



明月听风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目录

第二十五章	身有孕真相待揭	113
第二十四章	闯险关情意绵绵	097
第二十三章	欲坦白阴差阳错	082
第二十二章	探真相夫妻齐心	065
第二十一章	心生怨弃夫出走	049
第二十章	遭欺瞒伤心欲绝	033
第十九章	设巧局骗上加骗	017
第十八章	凶险至险丢性命	001



目录

第二十六章	惩恶人合谋共计	128
第二十七章	见故人幸福圆满	142
番外一	凤舞学做饭	160
番外二	念一	165
番外三	记忆	208
番外四	龙家宝儿初长成	214

凤宁始料不及，大吃一惊，急忙闭气屏息，振臂挥袖，扫开那团粉雾，可惜只这一刹那还是吸入了不少。她此刻来不及躲闪，下意识地伸掌一握，硬生生将那支箭抓住。

凤宁的反应之快，身手之敏捷，让凤卓君瞠目结舌。

他一愣之下未及反应，却见凤宁把箭一丢，闪身飞快地把门板合上，两支箭钉在门板上，箭尖穿过板子露了出来。

“爹，带上东西，我们得快撤。”凤宁的第一反应便是又有人来抢地图了。她冲着凤卓君大声喊着，自己已经转身把给龙三做的衣裳火速塞进包袱里。

凤卓君如梦初醒，顾不得研究女儿何时变得如此强悍了，他急忙拿起他的剑，确认印章藏好在身上。还没来得及开口，却已闻到一股浓烟的味道。

“他们用火。”凤卓君大惊。

凤宁冷静地点头，冲凤卓君道：“我开路，爹，你跟着。”她将包袱甩到背上，在胸腹间牢牢绑上结，然后拿上龙三为她买的短剑，运气飞腿，将椅子朝门口踢去。

椅子夹着内力，一下把门撞开了，凤宁却趁着这工夫破窗而出。

这么一动，她吓了一跳，原来一运气用功竟是觉得胸口奇痛，想来是刚才吸入的那些莫名粉末在作怪。

凤宁不动声色，咬着牙全力跳了出去。心里想着也不





知来袭的是些什么人，龙三那边安不安全。她与爹跑掉了，得留下暗号给他才好。

有三个灰衣人被屋门那边的动静吸引了注意力，全都往那儿看去，未曾防范从窗户跳出来的凤宁。

凤宁挥剑便砍，趁其不备，一下砍伤两个，可另一人已然回过神来，举剑便朝凤宁攻去。与此同时，高处树梢藏身之人，搭弓搭箭，直取凤宁心窝。

凤宁反手立剑，挡架住灰衣人刺来的一剑，旋身反脚一踹，将那人踢开，正欲挥剑砍落半空袭来的利箭，可胸口又是一痛，竟无力举剑，她猛地蹲下，狼狈地就地滚开。而后双手撑在地上欲爬起，却是哇的一下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这一连串动作发生得极快，跟在凤宁身后出来的凤卓君看得清楚。凤宁那口血吐出，着实把他吓得手足无措，他大喊了一声：“凤凤……”而后着急忙慌地挥剑挡住欲再向凤宁袭去的灰衣人。

此时树梢上那人再冲着凤宁射来两箭，凤宁勉强抬剑挥落一箭，险险又滚开避过一箭，可此时又冲过来两个蓝衣人，双双向凤宁砍来。

凤卓君逼退灰衣人，赶过来挡在凤宁身前，但那两个蓝衣人武艺高强，之前那些灰衣人也攻了过来，凤卓君自是不敌。

那几人似是对凤卓君兴趣不大，绕开他再攻向凤宁。

凤宁一用力便觉胸口奇痛，可如今生死关头，她也只得咬牙硬拼。拼了十来招，四肢关节竟也开始痛得厉害，全身已然无力，终于被人一刀砍伤，从肩头到后背划了个大口子，包袱被砍破，而凤宁背上血流如注。

凤卓君心痛欲碎，大吼一声，冲过来挥剑一阵乱砍。凤宁倒在地上，觉得身体渐渐发冷，看着凤卓君的背影，她似乎觉得此刻的情景有些眼熟。

似乎，曾经，有个人也是这般护在她的身前，不过要年轻许多。

脑子里的身影一闪而过。

“龙三……”凤宁喃喃地唤，心里对他无比想念，他何时这般护在她身前，她不记得了。他此时在外头办事，会不会也遭了凶险？她真的好担心。

“嫂子！”正当凤宁脑子晕沉沉地看着凤卓君被打退一旁，那三个刺客又欲再向她逼来之时，院门处传来洪钟一般的大吼。那大嗓门的主人焦急万分，吼得声音奇大，整个小院似乎都震了三震。

“嫂子！”这边厢众人被吼得一愣，那边厢大嗓门又吼了一吼，一边吼一边拔了大刀冲过来，正是那莽汉钟声。



钟声的大刀舞得虎虎生风，气势十足。他身后跟了个两撇小胡子的瘦小体形男子，也一道攻了过来，拿的兵器却是把玉骨扇。

两人的加入立时扭转了战局。凤卓君虽不认得这二人，但看是帮手，又似识得凤宁，倒也松了口气。

凤宁只觉得身上越来越冷，四肢关节均在痛，就连呼吸用力了些也带得胸口疼了。她的意识有些散，却知道是钟声来了。凤卓君赶过来将她扶起，看她染了一身的血，心疼得红了眼眶。

凤宁苦撑着挤出个笑来：“爹，莫担心，我没事，不疼。”

凤卓君含泪点点头，伸指为她点了几处穴缓一缓流血的状况。

钟声这时回头大喝一句：“快走。”凤卓君弯腰将凤宁背起，迅速朝着院外跑了出去。钟声二人且战且退，护在了他们身后。

凤卓君背着凤宁一口气跑出数里地，回头看看身后并无追兵，他左右一瞧，便寻了个干净的废庙藏身。

凤宁被放到了拍干净的蒲团之上。她脸色惨白，透着股乌青色。

凤卓君急得不行，拿了水袋过来，取过原本凤宁背着的那个被砍破了的包袱，打开翻找着金疮药和解毒丹。

包袱里有两个小盒子，凤卓君不知是哪个，便顺手打开一个瞧瞧，竟是张地图和小印章。凤卓君心里一跳，想起乔俐之前交代的：“若有机会，便把东西拿了，我们自己去找宝藏。龙家人靠不住，他们的话不能全信。凤凤被龙三迷了心窍，自然是偏帮他们多些，我们不得不防。”

凤卓君看着那盒子，心里明白若是要窃地图印章，现在便是最好的机会。

可没等他心里琢磨好，凤宁在一旁唤了声：“爹。”

凤卓君心头发紧，赶紧把盒子盖上了，应道：“凤凤，你再撑会儿，爹马上便找着药了。”话说着，把另一个盒子打开，果然是放着几瓶常用药丸药粉的。

他把药拿过去让凤宁服了，又为她的伤口撒了金疮药，简单包扎了一下。

凤宁眉也不皱，也不问给她吃的是什么，把药一咽了就有气无力地嚷着：“快把包袱给我。”

凤卓君心里一时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打着歪心思，而女儿重伤之下还防着他，他们父女二人果然不再像她小时候那样亲近了。

他又是愧又是庆幸又是生气，好在自己刚才没拿，不然不好交代。可凤宁这般状



况还当面表现出对他的提防，让他有些恼羞成怒。

凤卓君把包袱塞进凤宁怀里，嘴里说道：“放心，什么都没少。”

凤宁摇摇头，虚弱地说：“爹，我没力气，你帮我拿出来瞧瞧。”

凤卓君把盒子掏出来，打开了递到凤宁面前：“你瞧，完好无损，一样都没少是不是？你伤得很重，还是省些力气的好。一会儿风声过了，爹再给你找个大夫去。”

凤宁还是摇头：“不是这个。”她一脸着急，指着包袱道，“衣裳。”

凤卓君不解：“你想换衣裳？这会子还是不要动了，别任性。”

凤宁摇头，又待说话，却一阵咳，差点儿又呕出一口血。凤卓君急得看了看她的伤，血倒是已经基本止住了，怕是那毒粉厉害，也不知是什么毒性，那解毒丹行不行。他正想着怎么办，有人闯了进来。

凤卓君一惊，拿了剑护在凤宁身前，却见是方才来帮忙的那两人，这才稍稍放了心。

那钟声一进来就大声问：“嫂子，嫂子你怎么样了？”

凤宁没说话，凤卓君替她答了：“外伤还好，就是中了毒，得快些看大夫才好。”

钟声听了这话，这才看向凤卓君，说道：“在下钟声，龙三爷是我的大哥，敢问这位侠士如何称呼？”

“他是你大哥的岳丈。”凤宁虽是虚弱，却替凤卓君答了。

“原来是岳丈大人。”钟声抱拳行礼，而后发现这话说得不对劲儿，“不对，不对，不是岳丈大人，不是我的。嫂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错了，是大哥的岳丈大人。”

“你再笨一点儿也没关系。”凤宁没好气。

“我不笨。”钟声大着嗓门为自己辩解，“我与史大哥一道吃酒，听得那几人议论说要对付什么凤宁的，我就想起嫂子了，这不因为跟丢了他们，晚来了一会儿，累嫂子受伤了。可我不笨，我还记得嫂子名字。”

凤卓君听罢，忙抬手施礼道谢，凤宁却瞪着钟声：“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不叫嫂子啊？”

钟声挠头问：“嫂子，你对我没句好话，是我哪里招惹你了？”

“我原本全身就只有耳朵不疼，你一来，我耳朵却要疼死了。”

钟声张嘴欲辩，想想还是收了声，一旁的小胡子笑了，对凤宁父女抱拳道：“在



下玉扇公子史玉郎，略懂些医术，可否让在下为龙夫人把把脉？”

“略懂就别浪费时间了，若是很懂就帮我治治吧，我还不想死，我有相公有女儿，有父母有伯嫂的。”

史玉郎一愣，讪讪地应：“呃，在下医术，是有几分。”

钟声忍不住大声道：“嫂子，史大哥是江湖有名的神医。”

凤宁没好气：“神医就神医，这当口了还谦虚什么？”

钟声挠头：“嫂子，你的伤很痛是不是？脾气好糟。”

“我都快死了，很可能见不着我家龙三了，我还装什么脾气好啊！”凤宁撑着身体上的不适和心里的焦躁，明明白白地说着她的不痛快。

史玉郎赶紧上前为她把脉。钟声也应道：“原来大哥也在这儿啊，我去找他去，嫂子莫急，急也没用。”

“多谢，你当真是会安慰人的。”凤宁与他拌着嘴，倒显得精神些了。钟声跟凤卓君打了招呼，转身急奔而出。

这时史玉郎惊讶道：“这是室心草之毒，此毒毒性甚烈，龙夫人挨到现在仍未毙命，是服了什么解毒奇药？”

凤卓君奇了，递了药瓶子过去：“就是这种普通的防毒解毒的百愈丹。”

史玉郎拿了丹丸出来仔细看，摇摇头：“这药不可能解室心草之毒。或者龙夫人之前服过什么奇药？”

凤卓君摇摇头：“不清楚。”

凤宁也摇摇头：“不记得。”

父女俩整齐划一的摇头动作让史玉郎愣了愣，道：“那我再开些药回来，把毒清干净便好，龙夫人福大命大，此毒虽毒，夫人却无丧命之忧，莫担心。”

凤卓君谢过，给了史玉郎银子去抓药。待他一走，凤宁又道：“爹，快拿衣裳给我。”

凤卓君皱眉：“这会子换什么衣裳。”

“是我给龙三做的衣裳。”凤宁执意要看。凤卓君便去帮她取了，他拿起那衣裳时又看到了装地图的盒子，不由得心中一叹。他在意挣扎，别人却压根没想。

他把衣裳递给凤宁，凤宁竟有了力气去翻看，看了几眼，忽地咬牙切齿骂：“这帮混蛋，我差一点儿就做好了，他们居然给砍坏了。待我伤好了，把他们找出来，定要揍得他们哭爹喊娘。”



她摸了摸那几道口子，越看越生气：“怎么办？坏成这样了，没法补了。这是人家很辛苦缝的衣裳，是第一次做的衣裳，就这样被砍坏了，怎么办？”

凤卓君在一旁无语地站着，那龙家宝藏，龙三出门不随身带走，而凤宁重视件破衣裳比这宝物更甚，只有他小心翼翼、心心念念地不忘。凤卓君想着，这事若是告诉乔俐，真不知她作何感想，反正他觉得自己很是傻气。

凤宁是真的很生气，痛骂了好一会儿，终于熬不住直喘粗气，她安静下来抱着那件衣裳闭目养神，凤卓君四处查探好环境，便守在一旁。

也不知过了多久，史玉郎先回来了，带了药材和瓦罐，还有一些吃食。他先生了火给凤宁煎药，然后与凤卓君一道吃了饭。凤宁醒过来，动了动鼻子，闻着了饭菜香味，问：“我的饭呢？”

史玉郎道：“夫人得空腹服药两日，不可进食。”

凤宁安静了一会儿，咬着牙冲凤卓君道：“爹，提醒我若是见着那几人，定要将他们揍得让他们爹娘都认不得。”

她表情凶狠，语气狰狞，狠话刚说完，钟声领着龙三回来了。他还没进门就嚷嚷：“嫂子，嫂子，我把大哥带来了。”

凤宁猛地一下坐了起来。龙三一脸焦急地跑进来，谁也不看，直直奔到凤宁面前，急急地问：“你伤在何处？如何了？”然后小心翼翼地审视着她的伤。

凤卓君在一旁把情况都说了，凤宁扑到龙三的怀里哇哇地哭：“龙三，我的伤好疼啊，那毒也甚是难受，我如今哪哪儿都疼，我还吐血了，喘不上气，还不能吃饭，居然两天都不能吃饭，甚是凄惨……”

她哭得跟个娃娃似的，龙三抱着她轻轻地哄。一边转头以眼神问史玉郎，史玉郎答道：“确实无性命之忧，不过药还是得服，不然毒根清不干净。外伤伤口虽大，但血止住了，龙夫人身体康健，无甚大碍的。”

“谁说没大碍的？”凤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往龙三袖子上抹，“那我怎么全身都疼，又流血又吐血，还不能吃饭！龙三，你心不心疼？”

“心疼，心疼。”龙三连声应，“你身子难受就别哭了，哭了更不舒服了。事情我都知道了，我会处理的，别哭，别哭。”龙三替她抹着泪。

其他三人在一旁看得有些傻眼，明明血流了一地的时候凤宁哼都没哼，中了毒她也尚有精神骂人，这会儿龙三回来了，她倒是成了弱女子了，哭成这样，跟刚才判若两人。

钟声抖了抖，试图抖掉一身的鸡皮疙瘩，他看铺在地上油纸里的烧饼和牛肉、烧鸡，赶紧拿了一些出去吃，出去前很自然地跟龙三打招呼：“大哥，我出去吃点儿东西啊。”

凤宁一听，抱着龙三哇哇哭：“你看，人家饿肚子，钟声还故意气我。”

“我没有，我没有。我确实是要出去吃东西，不是故意气嫂子。”钟声一边解释一边撤退，他听见凤宁又对龙三道，“我给你做的新衣裳还被那些人弄坏了……”钟声耳根子通红，跑出老远。

凤卓君与史玉郎也出去了，凤卓君听着龙三仔细问着凤宁哪里疼，又安慰衣裳可以重做，答应再陪凤宁一起去选衣料子，又说等她身体好了，一定让她大吃好几顿。两个人说了不少话，却一句都没有提地图和印章好不好。

凤卓君在心里叹气，退得远远的。他觉得自己真的有些傻，他这些年执着的，究竟是什么？

他们拐弯抹角查了这么多年，却抵不过凤宁的一场痛快道破，他这个做父亲的，找不到女儿童年时的父女亲昵，却在羡慕女婿能够得到女儿的撒娇。

是啊，他疏忽了多年的女儿，如今只会对他说：“莫担心，不疼。”可却很自然地对着女婿哭鼻子掉眼泪。

他这个做父亲的，究竟都做了什么？

龙三的到来很快让大伙儿都安了心，他拜托钟声和史玉郎去搜寻查找那些刺客的踪迹，又不知从哪儿变出的朋友，送来了马车、食物和药品，然后龙三带着凤宁父女去了城外另一处宅子暂避。

凤宁有夫万事足，之前强撑的精神在哭闹撒娇了一场之后就没有了，喝了药便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到了宅子，龙三把她抱到床上，她有些转醒的迹象，龙三忙轻声哄：“安全了，安心睡吧。”

凤宁皱着眉心迷迷糊糊嘟囔：“我饿。”

“睡吧，睡着了便不饿了。”龙三轻轻吻她的眉心哄着。

凤宁眼睛都睁不开，说梦话一般地应：“师父骗人，睡着了还是会饿的。”

龙三一僵，盯了凤宁半晌，见她再不说话，又沉睡过去了，终是暗叹一声，退出了房间。

院子里，凤卓君一直等着，见龙三出来忙问：“凤凤如何了？”

“她无碍。”龙三沉着脸，一反在屋内时的温柔体贴，俨然变了个人。凤卓君看



着他冷凛的表情心中一跳，听得龙三冷声道：“她差一点儿就没命了。”

凤卓君不知该怎么接话，他呆了一呆，道：“这世上确有不少人财迷心窍。”

“劫财不怕，怕只怕夺命。”龙三踏前一步，逼近凤卓君，“这次我明明安排得妥当，人人都以为我们绕去了西平县，那些想夺宝的人都追过去了，所以我才安心让你和凤儿在那宅子里等我。”

凤卓君在这次旅程之前见到龙三的次数并不多，但每一次他都是温煦和气的，就算心里极不痛快也都不曾外露。现如今这般狠厉的表情和语气是凤卓君第一次见到，他心里着实一惊，结结巴巴道：“你，你这是，是何意思？”

龙三没说话，只盯着他看。

凤卓君退了两步，又道：“难不成你以为是我干的？我既答应了与你们一道去找那宝物，断不会在半途再动什么手脚，何况凤凤是我女儿，我又怎会对她不利？”

“你把我们的行踪告诉过谁？”

“我能告诉谁？这一路所有事情都是你在打点，我谁也不认识。你自己说哪一件不是照你的安排办的？我除了写家信报平安，便只跟凤凤待在一块。”凤卓君被龙三明显的怀疑态度激怒了，语气硬了起来。

龙三听罢，没言语，又盯着他半晌后转身走了。

凤卓君一呆，好一会儿回过神来，心里有些忐忑，他真的谁也没告诉，只除了写家信给乔俐。

想了想，凤卓君有些不安了，难不成他的信被人半路劫了？所以算起来还真是他泄的密？是他害了凤凤吗？

这一日很快过去了，凤卓君坐立不安。龙三与凤宁的房门紧闭，他也不好去敲门打扰，于是只得一个人胡思乱想。

这些刺客所为何来？是为夺宝还是凤凤之前惹出的恩怨？他不傻，他隐隐察觉到这些人针对的是凤凤。可是凤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娘家便是龙家，她能招惹什么麻烦？

难道是龙家招的祸连累了凤凤？再有，凤凤那一身武艺又是从何而来？她一向对习武没什么天赋，他从小教导也不过让她习得些防身功夫，但今日里对敌之时，凤凤的表现却能当得上武林高手之流了，难道她离家这些年，有过什么奇遇？可这些年她不是一直在龙家吗？

凤卓君百思不得其解，除了叹气仍是叹气。

入夜，钟声和史玉郎回来了，还有几位龙三找来的帮手。大家聚在一屋子里商讨，却没叫上凤卓君。这让凤卓君有着被排斥孤立的不痛快。他想了想，去找了凤宁。

凤宁睡了半日，醒是醒了，可精神并不好，因为失血的关系，脸色惨白。可她见了凤卓君还是笑着打招呼，一句抱怨受伤的话都没有。这让凤卓君心里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他拉了椅子，坐在凤宁的床边，陪了她一会儿。心里头的那些疑问压着，不知该如何开口。他想了又想，觉得其实就算那些疑问问出了口，凤宁失了记忆，怕也不能回答他吧。

凤卓君犹豫又犹豫，倒是凤宁出言安慰：“爹，你莫担心，我们一定会找到爷爷们的宝物的，到时真相大白，解了心结，我们两家人定能和和乐乐的。”

凤卓君苦笑，他在女儿心里果然是重视宝物多一些的吗？他应着：“你要快点好起来，爹才能安心。”

凤宁嘻嘻笑，眼珠子转了转，忽地压低声音说道：“我有个法子能够快些好，爹你要帮我。”

凤卓君好奇了，也压低声音，问：“什么法子？”

“爹，你去帮我偷些好吃的来吧，我一吃饱了，病就好得快。”

凤卓君一愣：“不是说得禁食服药，毒才去得干净？”

凤宁嘟了嘴撒娇：“爹，你不知道，我不能挨饿的，我一饿就生病，一生病这毒就解不干净了。那什么，治病救人不能照搬书本的不是？还得照着病人的实际状况来吧。”她拉着凤卓君的袖子晃啊晃：“爹啊，你疼我的对不对，我饿着肚子好难受。”

凤卓君为难了：“要不，我去问问那史大夫，看看能给你吃些什么？”

凤宁哀号一声，用被子蒙着头，瓮声瓮气地道：“你若是去问他，我便什么都吃不上了。爹，你好狠的心。”

“啊？”凤卓君讶然，明明是大夫有交代，怎么是他好狠的心了？

凤宁把脑袋探出来，可怜兮兮地道：“爹啊，你想想，我这会儿子身上哪儿都痛，已经很可怜了，可是还得饿肚子，这要多惨有多惨。我刚受伤那阵还挺精神的不是？那是我还没饿，现在饿了，觉得甚是虚弱，快不行了。”

凤卓君听着当真是心疼，为难又挣扎，终是咬咬牙道：“那我去给你找些吃的，你只能吃一点儿啊。”





凤宁眼一亮，用力点头。凤卓君被她的表情逗得一笑，摸摸她的头，抬脚往外走，刚走两步又被叫住，他回头一看，凤宁把手指竖在唇上，一副做贼的表情：

“爹，悄悄的，要保密。”

凤卓君失笑，点点头走了，刚走到门边又听得凤宁唤：“爹，一定要成功啊，女儿就指望你了。”

这回凤卓君真忍不住笑了，他像是个被托付了重任的英雄，潜进了小院里的厨房重地。

厨房里还有一些没吃完的烧鸡和馒头，他想着这些东西不适合给凤凤吃，于是卷了袖子给她熬点粥。他一边做一边还为她想着借口，要是被龙三发现了凤凤偷吃东西责怪她，他就说是他劝凤凤吃的。

正想得入神，忽听得门口有个声音问：“你在做什么？”

凤卓君吓一大跳，手里的勺子咚的一下摔在地上，他转头一看，竟是龙三。龙三走进来，看了看灶上正熬的粥，然后正眼转向了凤卓君。

凤卓君有些心虚，喃喃地道：“我就是，我就是饿了……”他瞧见龙三的眼神，遂闭了嘴，有些不服气为何他这岳父做得如此窝囊。他咬了咬牙，又道，“凤凤饿得难受，就让她喝点粥，该是不碍事的。”

龙三盯着他，直盯得他心里发毛，然后居然问他：“你是真心疼凤儿吗？”

“这是当然，我是她爹。有亲爹不疼女儿的吗？”凤卓君终是怒了，嗓门大了起来，“我不过是想给我女儿做些粥吃，这还用不着看你的脸色。”

龙三不恼不怒，看着他道：“你既是真心疼女儿，那就好办。这次的袭击不是为了宝藏，而是为了杀凤儿。那毒是致命的，刺客们的杀招也是招招致命，你对敌许久，该是能察觉他们与你动手和与凤儿动手有所不同。”

凤卓君愣了一愣，怎么他讲做粥，龙三却讲起刺客来了？

不过提到这个，他也正好有话要问：“这我也是要问你，凤凤并非武林中人，哪里会有什么仇家，是不是你们龙家招的祸？”

“不是龙家，所以才麻烦。”龙三很严肃，让凤卓君也提起十二分警惕来。龙三又问：“岳父大人，有句话或许不当问，但既是事关凤儿，我不得不冒犯。凤儿是你亲生的孩子没错吧？”

凤卓君脸一下黑了：“你这话确实不当问。”

龙三压根儿没理他的情绪，又问一次：“究竟是不是？”

“当然是。”凤卓君怒不可遏。

“那岳母大人呢？”

“当……”凤卓君猛地一顿，紧接着飞快道，“当然也是。”

龙三眨了眨眼睛，道：“既是亲生骨肉，又真心疼她，那为了她的安全着想，我有个提议，望岳父考虑。”

凤卓君有些紧张：“你且说说看。”

“我要把寻宝之事托付给友人，引开觊觎宝藏的那些人的注意，而我们三人仍佯装上路寻宝，实则调查刺杀凤儿的事件真相。”

“托付给友人？”凤卓君急了，“这般重要的事，怎能交给外人？”

“若是值得信任便不分里外，而心怀鬼胎的又岂限于外人？”

凤卓君微眯了眼：“你与你那些朋友商议了一晚，便是得出这么个决定？今天来袭的那些人，又查得什么结果出来？”

“那些人退得快，查不到确切行踪，不过室心草这毒产自夏国，在我们这儿很少见。”

凤卓君一愣：“夏国？”

龙三盯着他看：“岳父对夏国不陌生吧？”

“二十年前，我确实在夏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岳父在夏国可有仇家？”

“并无仇家。”

“岳父在夏国可识得什么人？”

“并无旧识。”

龙三不再问，只道：“寻宝与擒敌，必须分开两路。我们人少，又不能安置一大堆护卫帮手惹人耳目，所以顾不得这许多。宝藏重要还是女儿重要，岳父大人多考虑吧。近期我们就在这里暂住，待弄清了形势再上路。”

凤卓君抿紧嘴不语。

龙三看了看灶上的粥，说道：“史大夫交代了这两日凤儿不能进食，岳父该狠心的时候还是得狠狠心。”

龙三说完，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有些事，拖泥带水，瞻前顾后，反而与人无益。”

龙三走了，凤卓君整个人垮了下来，靠在墙上闭了眼，心里一阵翻腾。





夏国，居然跟夏国有关吗？

龙三没再回头看凤卓君，他知道凤卓君说谎了，而他自己也有谎言。正因为这个谎言，纵使心中有万般猜测，他也不敢挑明了说。

龙三心里明白，这样对查明真相并无益处，但他没有办法，他害怕，他不敢。

现如今虽说他有信心凤儿的一颗心都在他身上，可他之前终究是骗了她，这定是会让你恼的。而依她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随性性子，若是知道真相，怕是真能把他撇下去追寻过往。找到了她的过往会如何，他一点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可她的身份背后带来的是步步杀机，他越是藏着这个事实就越是难解谜团。谜团不解，凤儿的危险就无法解除。

龙三心事重重地回到屋里，轻轻推开了门，瞧见凤宁抱着被子皱着眉，一会儿挤眼睛一会儿皱鼻子一会儿嘟嘴，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自己跟自己玩儿，怕是只有她了吧。

凤宁听到门口的动静，欣喜转头唤：“爹……”可一看是龙三，不禁失望了：

“是你啊？”

龙三咳了一声，摆出一副很不高兴的脸，走过去掐她的脸蛋：“怎么不能是我？”

“你不是在忙吗？今天这事太奇怪了，你还是跟钟声他们好好再商议商议，不用这么快回来。”凤宁这会儿体贴得不得了，“我没事的，自己待着也挺好。”

“不用商议了，你什么都不许吃。”龙三一下就戳破了她的小心思。

凤宁的脸垮了下来，可怜巴巴地道：“我饿。”想想又强调一句，“真的好饿。”

龙三叹气，坐到床边将她搂到怀里：“忍一忍吧，喝了药清了毒便能吃饭了。”

“我最讨厌饿肚子了，我难受。”

“我知道，我知道，乖，就两日而已，等过去了，我一定带你去吃好吃的，随你要吃什么，好不好？”

“什么就两日？两日就有六顿饭，加上下午点心和消夜，那就是十顿饭，我少一顿就心慌，少十顿那不得要了我的命了。”

“净瞎说。”龙三脱了鞋，挤到床上将凤宁抱好了，“来，我抱着你，抱一抱便不饿了。”

“骗人。还是饿。”凤宁很不给面子。

“那亲一亲。”龙三啄啄她的脸蛋和小嘴，说道，“亲一亲便不饿了。”

“大骗子。”凤宁这下知道真的是吃食无望了，心里头难过至极，“大骗子，你说过绝不让我饿肚子的。”

“这次情况特殊。”

“那也是让我饿肚子了。”凤宁越说越难过。

“对不起。”龙三的道歉是发自真心，可却不是为了让她饿肚子。

凤宁知道他是铁了心不让她吃，只得吸吸鼻子在他怀里蹭啊蹭：“那你让我咬一口，不让吃，给过过嘴瘾总行吧。”

龙三低头吻住她的唇，凤宁扭着脸不依：“不行，不行，不能占我便宜，是让我咬你几口，这般不算。”

龙三叹气，对她的任性却是纵容，再啄了啄她的唇，然后挽起了袖子把胳膊递她嘴边。凤宁咬一口，不满意，换了个位置再咬一口，还是不行，拉过他的手掌再咬，最后嫌弃道：“肉太硬了。”

龙三眯着眼暧昧地瞅着她看，小声附在她耳边道：“现在怕是没软的地方了。”

凤宁一呆，起初没反应过来，而后看了看龙三的表情，终是明白了，羞红脸骂道：“吓吓吓，又欺负我，我都没了半条命你还欺负我。”

“我说的是实话。”龙三痞痞地笑，看着她这般的他闹，精神头好了些，他心里舒服多了。他又低头去吻她，凤宁在他唇下缩着脖子嘟囔着：“我，我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全身还疼……”

龙三失笑，用鼻尖顶她的鼻尖：“乱想什么呢？你都这般的，我还能做什么？我是这样禽兽不如的人？”

凤宁张嘴咬他下巴：“你就禽兽不如，人家狮子还会叼食回家喂孩子呢，就你不让我吃饭，饿我肚子，我可是很小气的，我记恨你一辈子。”

“嗯，那你可别忘了，是一辈子啊。”龙三避开她的伤处，小心翼翼将她抱紧。

凤宁挨在他的颈窝间，想想还是不服气，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我就不信你脖子肉也硬。”她卖力啃，终是让龙三脖子挂了彩。

第二天，龙三躲在屋子里不出去。钟声几个有事要找他商议，在外头唤了好几声，龙三应了，好半天磨磨蹭蹭出来了。他一脸严肃，少有地板起面孔。

钟声不明所以，发现其他人也跟着严肃起来，更纳闷了。直到他们进了用来议事的小偏屋，他这才发现龙三的异样，这把他吓一大跳，指着龙三脖子大声吼：“大

